

“钢铁直男”写下他的新年愿望：拿到驾照，F阶段课程全过，完成高达五个。老母亲摇头：不行，再加一条，必须找到一个女朋友。

## 拯救“钢铁直男”

◎淡淡淡蓝

从来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也会开始为我大二男生的恋爱操心。

我家的大二男生，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除了脸大，没毛病。在学校虽不是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，至少也是一班之长。在班里女多男少的格局下，竟然没能凭借一官半职假公济私，把班里最优秀，不，最漂亮的女生发展成为自己的女朋友，令老母亲隐隐遗憾。

上次大二男生元旦回家，老母亲的遗憾升级，一跃而上发展成为担忧。

原因起于下面的对话。

老母亲：还没有女朋友吗？

大二男生皱眉：没有，我可能找不到女朋友了，同学们都叫我“钢铁直男”。

话音刚落，老母亲摇摇欲坠，大黄蜂、擎天柱仿佛从老母亲头顶呼啸而过。果真贴切啊——“钢铁直男”，这个大二男生，在学校除了“沉迷”学习和美食，所有的空闲时间全部花在了拼装高达模型上。

仅有的几次发朋友圈，也全部奉献给了他的“作品”，诸如：近三个星期的作品今日正式完工，深度强袭EXS-303ES素组完成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我们下一个作品再见。

哦，对了，老父亲开车去接他，这个“作品”是他此次回家唯一的行李，全程小心翼翼捧在手心，老母亲听了扼腕叹息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捧在手里怕化了”般的宠爱吧？但不是对女朋友的，却是对一个坚硬冰冷的机器人。

他不“钢铁直男”谁“钢铁直男”？

但得知大二男生“钢铁直男”封号的真正来历之后，老母亲简直无语，只剩下痛心疾首。

大二男生习惯找无人的小教室独自一人晚自习，某天晚上他正在教室自修，忽进来一个女生，一言不发就坐在他的前面。几分钟后，女生开始朗读出声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大二男生一脸无奈，忍了几分钟之后抗议：同学你能不能默读，打扰到我了。女生理直气壮回：不行，我习惯读出声音。大二男生终于忍无可忍，也开始外放网课，中英双语，女生读得有多大声，他就放得有多响亮。

僵持十分钟后，女生抗议：同学你能不能轻一点？

大二男生回：不行，我习惯外放。

继续僵持。其间，大二男生出去给茶杯续水，发现周围的几个教室都是空的。心下纳闷：那为什么要和我抢教室？又僵持五分钟，女生噤声嘟囔整理东西，出去的时候重重地关上门，表情幽怨。

回寝室后，大二男生把这件奇葩事当笑话讲给室友听，室友们都目瞪口呆，一致认为，不是女生奇葩，而是男生太傻。

至此，“钢铁直男”称号落地，当之无愧。

“钢铁直男”，笔直，直截了当，不转弯，不兜圈子，话一出口，必一剑封喉。

比如：

“钢铁直男”在吹头发，老母亲也凑上去，让“钢铁直男”看自己后脑勺的头发：儿子，你看妈妈的白头发是不是越来越多，有白发狂舞之势？

“钢铁直男”目光炯炯，语气不容置疑：是的。

本来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老母亲差点气绝身亡，这“直不溜秋”的情商，在将来的求生欲测试中也必定是妥妥的零分。

但是前提必须是，先有一个女朋友啊。

那个从小学到高中不说人见人爱，但明恋及暗恋他的小女生至少也有七八个，到了大学为什么就连一个女朋友也找不到呢？

老母亲忧思重重，绞尽脑汁：要不，再去追求那个小学时追求过你的女生？

眼光要放远一些，班里找不到合适的，就到系里找。系里找不到，可以全校找。全校找不到，就走出去外校找。

同年级的找不到，可以试试大一的学妹。学妹不行，大三的学姐也是可以的嘛。

甚至饥不择食：对了，你们不是有一个四人吃鸡群（三男一女）吗？近水楼台，可不可以把这个群里的女生发展一下？

又亲自出场当小白鼠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并花费100元请“钢铁直男”给老母亲拍照片。

作为一个自称的业余摄影师，教会“钢铁直男”掌握一些简单的摄影技巧，拍出让人眼睛一亮的照片，应该会在女朋友面前多加几分吧？

年初，“钢铁直男”写下他的新年愿望：拿到驾照，F阶段课程全过，完成高达五个。

老母亲摇头：不行，再加一条，必须找到一个女朋友，谈一场不为惊天动地但也要甜甜蜜蜜俩人携手共进的恋爱。

在适当的年龄做适当的事情，大学，不仅要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，在生活上也应该打开一个新天地，没有在大学谈过恋爱，那该是多么苍白遗憾的大学生涯。

老母亲的心愿清单也因此多了一项，那就是从穿着打扮生活情趣交流技巧等各方面拯救我家的“钢铁直男”。毕竟，人生所有美好的获得，积极的改变，全都需要付出非常的努力，包括交到一个女朋友。

“钢铁直男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

别管在爸妈家过，还是在我家的小家过，只要人全到位，年货备全，做上一桌拿手的年夜饭，年就“配齐”够味了。

## 快过年了 你“配齐”了吗？

◎语末



现在大概也只有他们，还在迎来冬天的时候，带着慎重其事的仪式感一般备咸货，认认真真忙着过年。

## 咸货里的冬天

◎清浅

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筹备了一个冬天的咸货们终于晒够了太阳，可以寄给我们了。

还是冬初的时候，我妈就来过一次电话，商量今年需要备多少咸货，说是商量，其实也就是通知罢了，因为都已经买好了，鸭子还是托了熟人从遥远的乡镇村选的上等麻鸭，灌香肠的肉是黑猪肉，还有若干鸭肫、鸭脚、猪耳、猪舌。当然少了的确不够分，我家，大弟、小弟以及我小弟的丈人一家，每家分一点点，都是浩大的工程。

我后来才发现，冬天吃咸货也就流行于我们江淮地区，北一点南一点气候都不合适。记得小时候，入冬杀鸭子是一个正正规规需要提交日程的事情。要请专门的师傅来，十几只鸭子宰杀后全部扔在院子里，重点在烧水烫毛的环节。鸭子去毛是一项技术活，水温的比例需要严格掌握，几勺滚水兑几勺冷水是有精准比例的，否则鸭毛就会去不掉，这也是居然还有专门杀鸭子的匠人存在的原因之一。他们给主家杀鸭是免费的，酬金就是炖下来的鸭毛鸭绒，他们卖到工厂去给人做羽绒服。

鸭子洗净沥干，用粗砺的盐码上，统统丢进一口大缸里，怕腌渍不均匀，不几日要翻一次缸，再取出来上锅回一次卤，再丢进去，不几日取出来洗干净，就可以放太阳底下晒了。

物质过剩的时代很难想象，这十几只鸭子，就是全家人一冬的荤食了。煮饭的时候，搪瓷盆里放上切好的千张丝，斩上几块鸭子铺上去，就直接放到饭锅里蒸吧。饭将熟时满屋咸香。雪地里铲上几棵青菜炒了，一顿饭就有荤有素了。刚出锅的鸭子泛着清澈的油光，莹碧相见，底下的千张借着鸭油的力道也像是悄然转换成另一种神奇的食物了，豆香伴着咸香，鸭汤也直接拿来拌饭了。应该是我弟弟，年少长身体的时候，有一顿干掉三碗饭的记录。

鸭子还可以煮糯米饭。大块的鸭子直接丢进淘好的米上，再铺上几棵大白菜叶子，饭熟后浸渍了鸭油，香气扑鼻，这种做法，也算是穷人的最朴素的创造力。记忆里是一个冬天早晨，好像父母当日要出很远的门，一早被睡眼蒙眬吵醒了，因为要上学，跟着他们一起吃早饭，奶奶早起做的就是咸鸭蒸糯米饭，大约也是为了出远门抵饱。天还黑透透的，那么早早地就起床吃饭了，

上周五夜里零点前，先生突然回家。我诧异，因为他一直说是周六下午回家的。

也不管影响不影响我睡觉，躺到床上他就说：“大姑没了，我明天得回去。”

“就差这么几天过年了，你回去还回来吗？”

“当然回来，公司还有很多事情呢。”

“嗯……这么远，要不就别回去了，过不了十天你又得回家过年，到时候给大姑多烧点纸算了。”

“不行！我就这一个大姑，多远我都得回去，不能缺席。”

我没再说话，因为他跟大姑的感情，他最懂，我无权干涉。

直达车已经没有票了，他倒了两趟车回去了。也就待了一天，把大姑送走后，他又在周日晚上匆匆倒着车回来了。心情好了不少，进门就说：“我回去了，老三从厦门飞回来了，凯旋也从国外飞回来了，人都到齐了，一个都不少！”

我点头，感受他的无限感慨。

“他们都留下来过年了，我办完事情也就回去。今年我们兄弟几个妥妥地齐，妈妈婶婶都特高兴，一家齐团圆就是大幸福啊！”

是啊，过年了，一家人都“配齐”到位了，就是最开心快乐的一年。

我也受到了先生精神的鼓舞，开始思量着自己回娘家的年怎么过。虽然年前老妈就三番五次地跟我说：“你上班忙，过年的东西什么也不用准备了。孩子毕业了，学习也紧张，到时候我们就带着东西过你那边去。”唉，真不好意思，老妈这样嘱咐，我也就真打算这么办，真真就打算过个等着老妈喂食的年。多亏先生回了趟家，用身体力行教育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过年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。

周末，撇去一切事情，开了车载着爸妈前往最大的超市。腌肉要做，称五斤猪肉；酱牛肉要做，来三个腱子；羊排要做，来半扇；爸妈牙老了，买海鱼吧，刺儿少；虾，要来；豆腐泡，要来；青菜，要来；酥糖、坚果都要来……最后，手里计划的购物清单一个个被划掉后，后备箱也被塞得满满的。

东西买得齐刷刷的，老妈满嘴“埋怨”着，但还是掩藏不住其中的欢喜。的确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人们日常生活水平早已超越以前过年的物质水平许多，所以一家人一起准备年货的这种气氛，相比之下就是现在的年味了。别管在爸妈家过，还是在我的小家过，只要人全到位，年货备全，做上一桌拿手的年夜饭，年就“配齐”够味了。

这个年，时间上我们安排得比较紧张，因为孩子要参加学校的学习小组，满打满算也就休春节三天假。看着她沉闷的表情，我从她的心情和喜好出发做出了三天的安排：大年初一带着姥姥姥爷爬山去，步步高升；大年初二约上姐姐一家一起逛街看电影，胡吃海玩；大年初三睡个大懒觉，再去古城逛庙会，随意任性一整天。我这样一说，孩子立马从题海中抬起头来：“真的吗，妈妈，这三天真的可以不学习？”我肯定地点头，她“哇——”的一声蹦了起来。

电影《小猪佩奇过大年》的宣传片《啥是“佩奇”》瞬间火爆刷屏，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它点中了大众对过年的情感定位。宣传片中，“佩奇”是老爹对儿子一家过年回家的爱的渴望；是爷爷通过千辛万苦的寻找表达出来的对小孙子满满的宠爱；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看电影传递出来的爱意融融的幸福……

所以——啥是“佩奇”？

“佩奇”就是“爱”的“配齐”到位！

是随手赠送的意思，也不知他们会不会吃这个东西。没想到，土生土长的浙江侄女婿啃完鸭脚，大赞好吃，当即打电话给安徽奶奶让再买。这东西去哪买呢，小姑娘哪里知道这些都是made in grandma啊。市场卖的，都是被我妈唾弃的不正宗货色。那都已经快过年了，我妈也不谈自己的时令学说了，又去市场采买一批做了寄了过去。

我自己成家以后，也学着腌些咸货，行为艺术的意思大于吃，自以为是地从网上荡一些配方，放了花椒、大料的，或者拿酱码了肉做成酱肉，最后还是发现，所有的咸货其实只需要两种佐料：盐和阳光。其他都是配角，有也可无更好。

今年没什么太阳，加上看到一些提前吃过的人点评，本没什么期待了，没想到收到的香肠，一吃之下，居然惊艳，比去年味道还好啊。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太阳，我妈会更加见缝插针地让咸货们晒上一缕阳光，这事我妈是能干出来的，而历经了长久阴霾天气发酵的香肠咸货们，在最后一个太阳的照射下，脱胎换骨，终于迎来了另一种别样的风味。

我想起妈在电话里细数：两只咸鸭、十个鸭肫、五斤香肠、一刀腊肉，不知够不够……而老葛在旁边听不清又揣测着，急急摆手：不要那么多，哪里吃的掉啊……

我冲他摇摇头继续对着电话：好吧，除了咸鱼不要，其他都要。

年轻时有一段时期，对于这些咸货，是抵触的态度，觉得不健康，也曾狠狠地驳斥他们。现在慢慢觉得：父母能做的事情，其实也就这么点点了。现在大概也只有他们，还在迎来冬天的时候，带着慎重其事的仪式感一般备咸货，认认真真忙着过年。这种感觉，是一点点温暖以及心疼。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，真是一刀一刀蒸在饭锅上的咸肉里。

但是今年江浙沪地区的太阳真是大不给力了，从进入冬天开始就进入了雾霾，咸货们只能“怨艾”地挂在阳台上滴水，听我妈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抱怨，一冬没见太阳了，咸货们总是晒不干啊。

小弟毕业后去了浙江工作，后来就在当地成了家。地域与观念的悬殊，两亲家除了实在必要的相往，几无往来。但是，小弟某次试探着带了点本乡咸货回浙江，忽然就像古代商人将茶叶引出了中国，从此皖地风味被“安利”到了浙江。吃海鲜长大的味蕾，竟顺利倒戈接纳了重口味。所以每年，我妈给我们三姐弟备咸货的时候，也会给弟弟的丈人家备上一份寄走。

有一年我妈打包的时候，顺手丢了几只鸭脚进去，晒得干透透的鸭脚，一丝不苟地裹着鸭肠，



下载北京头条App  
让现在告诉未来

编辑/颜青 美编/路城辉 贵校/杨波 方立